

# 柚子树

周 游

时节已过大寒,一天在居住的院子里闲逛,猛一抬头,我看见一排柚子树,树上还不疏不密地挂着金色的柚子。

想必开发商也是个有故乡情结的人,因为这种土柚子树在城市小区几乎是绝迹的。

在我的老家,曾经也有两棵土柚子树,一棵长在堂屋左侧的檐口边,一棵立在门前禾坪右侧的远端。近的高大,远的矮胖。

柚子树开花的时节,花香如母亲酿的糯米酒一样浓郁。大黄狗嗅着花香,会喷一阵鼻子,如醉酒的汉子。晚上搬条小“青蛙凳”坐在树下,仰头望,浓浓密密的树叶和一团一团的花朵将柚子树撑成一把大伞,看不见烧饼似的月亮,以及眨眼睛的星星。我不明白,为何大朵的油茶花里藏着丝丝缕缕的蜜,嘴巴凑上去一吸,满嘴甜腻腻的,犹如浅浅的溪水漫过小小的脚丫。而柚子树花也稠稠的,却不能吸蜜。我便幻想,有一窝蜜蜂隐在树杈。某天蜜糖会沿着树干流下来,就像雨水顺着泥墙渗透,在泥墙上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故事。我可以把嘴巴贴在树干上,那些蜜糖就甜进我的肚子里去。

柚子成熟的时节,正是晚稻缺水的当口。在老家东南方不出2里的地方,是一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峰,发源于此峰的小溪自然成为稻田的水源。祖辈的耕夫于是有了默契,每隔近一里路,便塞溪围堰,贮水灌田。这样,上堰和下堰生产队之间,经常会为开堰放水进行协商,甚至扁担锄头相加。那时候,我的父亲正是生产队长,下堰的杨队长自然便成为我家的常客。杨队长每来,父亲必取下晒衣服的长竹篙,往最大的柚子屁股正中一顶,“噎”的一声,柚子落在泥地上,像一颗小小的星星落在围堰里,吓得棍子鱼叼子鱼们摔个肚皮朝天。我于是口水沾沾的,巴望着那一两片分给我的柚子肉立刻飞进喉咙里。我想黄狗也一样,虽然它不吃柚子,却眼睛尖尖地看着,舌头伸得像挂面似的。有一回,可能是下堰的杨队长心情不爽,说着说着,忽然一翻身站起,口里起了高腔,一串脏话泼在剥着柚子皮的父亲身上。父亲正要争辩,却不承想黄狗像一道闪电,一口咬住杨队长的小腿,瞬间撕下一片肉来,然后又飞快逃掉了。于是,从这年冬天某个下雪的日子起,黄狗再也没有回来。有人告诉我说,是被某某人用乌銃打死了,算是报了一咬之仇。此后有一段时间里,当天断黑的时间,我便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望着外边的黑暗,总疑心黄狗会从那黑暗里“嗖”的一声蹿出来,然后让我骑在它的身上,我们一起穿过冷落荒凉的岁月,去往一个开满向日葵的未知世界。

没有了黄狗,白日子里我嫌日子太长,便想爬上柚子树摘下一个柚子来。站在树下,看着树杈上长满长长的青刺,我只得往泥地里狠狠地吐一口痰,灰不溜秋地走掉了。

转眼间到了冬天,朔风渐紧,刮得屋后一棵百年大樟树一摇一摆呜呜作响。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我在厢房看蓝色的火苗从烧煤的地炉子越蹿越高,惊叹于黑漆漆的煤何以通过燃烧产生这些美妙的宝塔形的蓝色火焰,忽然“当”的一声,门被撞开了,堂叔一脸紫色地闯进来。原来他和堂婶两口子因为过年要送给堂婶娘家一条近二斤重的鲤鱼吵架,堂婶不见了。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和几个本家兄弟扯了一下,认为堂婶在屋场后面的山塘里投水自杀可能性极大,决定下水摸捞。其时天上正抛洒雪粒子,田野里稻草堆顶着一盖盖白白的帽子,低矮的牛栏房倒挂着长长的冰棱。打捞过程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此后父亲严重伤寒,不断咳嗽。母亲便说,崽吔,去看看柚子树上还有柚子嘍,剥了皮热水给你爸喝。我满心希望地来到两棵柚子树下,看见夏日里绿肥的叶片卷缩着,在冬的寒气中萧索地沉默,叶片间除了冻得粗重的空气,什么也没有。我就想,那就割下树皮熬水吧,或许一样可以治疗咳嗽。我选择较近的屋檐边那棵树,刨下树皮,带给母亲。母亲接过却说,崽吔,你去把黄狗找回来吧。

黄狗自然不能回来了,只是偶尔在梦里轻轻地用头拱着我的被子。而第二年的春天,当门前的蜻蜓立在刚刚起苞的莲蓬上时,屋檐边的柚子树却日渐枯萎,树干染成了黑褐色,再也不能开出稠稠的大朵白花了。到了秋天,这棵柚子树又矮成了一个树桩,不复有洗脸盆似的月亮映照大树投下一团肥肥的影子。又过了两三个秋天,远端的那棵柚子树也完了,它的风华岁月,和黄狗一样成为了回忆。对面坳里的罗家说,这两棵柚子树是一公一婆吧。

许多年过后,母亲患病瘫痪,老年痴呆,卧床近四年。每每看她,我都准备她喜欢的糕饼、橘子罐头。喂她吃时,偶尔她呆滞的眼里会有一刹间的闪亮。我不知道,那长在她生命中的柚子树,以及有关堂婶堂嫂堂妹黄狗黑狗灰狗的故事,是否还能在她的脑海中播映电光火石般的画面。岁月给善良的人善良的狗留下苦难,而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以及山村里的人们却没有遗忘善良。

母亲终于熬不过病痛,走了。在老家料理完她的丧事,收拾好屋里屋外,我们驱车离开这个再也没有亲人的地方。身后,在蒙蒙的雨烟里,“噼噼啪啪”的爆竹升腾起一团青烟,远远望去,像一棵肥肥的柚子树。

雁郊原乡

## 看戏

陆亚利

文革期间,传统戏曲衰微,地方剧团忙乎排演样板戏,民间戏班艺人挂袍归田。拍成电影的革命现代京剧,诸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海港》《龙江颂》,反复循环放映。许多青年人甚至老年人,经典唱段记得滚瓜烂熟,张口都可以来上几句:“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相比情节跌宕起伏的同名电影,我们小孩子耐不住嗯嗯啊啊的长拖腔,觉得了无趣味。大队文艺宣传队,按照样板戏模式,偶尔也排演革命题材的花鼓戏。看厌了样板戏电影的老年人奔走相告,早早搬上板凳,赶到大队部戏台,过把看“人戏”的瘾。“人戏”的内容跟电影没什么差别,我们不感兴趣,独独好奇舞台侧面有古风古韵的民乐队。

六十年代生人,已极少受到传统戏剧的熏陶,戏迷似乎就在这一代戛然中断。对于传统戏曲的印象,源自老一辈对花鼓戏的讲述和零碎的哼唱。夏夜,屋场里的男女戏迷,摇着蒲扇,津津乐道祠堂戏台的热闹,城里老戏院的火爆,生旦净末丑的绝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戏里戏外,各抒己见,品评扮相,辨析唱腔。阳姑爷最活跃,习惯蹲在石凳上,抽着喇叭筒旱烟,讲述看“戏理”不看“戏皮”的门道。荣菊嫂痴迷悲情戏,把演员悲戚哭腔的一招一式说得细致入微。

反复推演《刘海砍樵》神话故事,恍若真有其人其事,胡秀英已不是什么狐仙,而是邻家不嫌贫爱富的好妹子。各色版本的《打铁》,诙谐幽默,讽喻毛国金吹牛浮夸“包打包造”,笑中带泪,绵里藏针。有人说,毛国银要毛国金打一把三尖两面、七星八卦、九扣连环的宝刀,其实他自己也打造不出来,只是戏文编出来的,劝告人们学艺要精。《借妻》讽刺张古董一心贪财,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阳姑爷评说张古董蠢得屑牛屎,借老婆的事都做得出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活该人财两空。《蓝继子打砖》劝谕做后娘的要仁慈善良,对继子女要视如己出。刘娣艸对大团圆结局不以为然,抱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将狠毒加害王氏的许氏治罪,才有教育意义。《朱买臣卖柴》演绎隐忍励志、大器晚成、出官为仕的故事,老嫂子们叽叽呱呱替女人争功,说朱买臣遇到个好堂客,有得贤内助,难得成功名。《生死牌》里姊妹情深、自我牺牲、生离死别的场面悲感,堂客们夸赞演得好,说每次都忍不住哭,眼泪水把手帕润得浇湿。男戏迷爱看《大盘洞》,推崇戏里的做打功夫,女戏迷觉得打打斗斗没什么意思。《打金枝》贬斥任性无礼,《小姑娘》教化婆媳关系,男人们说是演给堂客们看的。堂客们对号入座,默不作声,隐隐领受教益。年少懵懂的我,那时虽未直接看过这些传统戏,却也略略听出戏如人生的道理。文

革后间或看过几出,领悟到老戏迷的痴情,缘于把戏当成做人的镜子,评判善恶美丑。

改革开放打开文化禁锢,城里开始排演传统戏,衡阳的花鼓戏、湘剧、祁剧传统剧目百花齐放。老戏迷上街卖完菜,宁愿不吃米粉、油饼,也舍得花几毛钱进戏院。免费寄存好菜篮子,摸进便宜的后排座位,感受一回“老戏”的声腔韵味、鼓乐节律。回来念念不忘,眉飞色舞怂恿乡邻,“百花剧院咯戏班子,水平硬是比我们乡里咯高多哒,旦角、小生、老生个个都唱得好。丑角硬是演绝哒,笑起来我们是咯倒。还有三天演,快点去看啰!”口碑广告号召力强,几个响应的人,结伴成行。回来,戏迷聚拢在一起,又是一番共鸣和热议。

乡里的草台班子,重出江湖,穿梭于红白喜事的主家。铁架木板搭就简易戏台,四面红绒幕布围住,顶部铺盖雨布。正面幕布上方悬挂戏班大名横幅,下挂两盏五百瓦电灯泡。傍晚,主人鸣炮迎接十来个人的戏班进场。茶水点心招待后,演员幕后化妆。浓妆艳抹穿着戏服踩台,已与吃饭前的模样对不上号。吉时开演,开场锣鼓咚咚敲响,唢呐、笛子、二胡、铙钹、碗锣、木鱼齐奏。暖场几分钟,大幕徐徐拉开,哄闹的场面安静下来,刺目灯光下,演员迈着台步亮相。观众黑压压一片,翘首咧嘴,礼节性击出稀稀拉拉的掌声。鼓乐齐鸣,唱念做打,举手投足,剧情渐次推进。精彩情节唱段,台下涌起阵阵喝彩,懵懂小儿愣愣地跟着鼓掌。丑角妙语出彩,老年观众也顾不上长者风范,豁开缺牙的嘴,和着青年人的尖声,哈哈大笑。

不待一个曲目演完,小儿大都在爷爷奶奶们的臂弯睡沉,几个没有耐心的年轻人借故离座。第二个曲目更是经典压轴,爷爷奶奶们将熟睡的小儿卸到床上,回归原位。时间虽晚,却没有平日瞌睡虫的干扰,静心跟随剧情角色,嬉笑怒骂,悲喜起伏,全然忘我。剧终,全体演员亮相谢幕,余下为数不多的老者,起身佝偻着身子,朝台上注目回谢,意犹未尽。

改革开放之初,生日喜庆也有请唱皮影戏的。年迈的师傅两三人,各色行头乐器两挑箱。两张八仙桌上架起一方白幕布,侧面和后面用黑布围挡遮光,中间吊个百瓦灯泡。好奇的小儿抢座前排,老年人坐中间,年轻人围站在后排和两边。艺人一身几任,舞偶、唱奏兼顾,人物刀马伴着锣鼓声腔舞动。古老的曲目,熟知的故事,高亢的唱腔,老年人听得如痴如醉。年轻人提不起兴趣,陆续结伴走开。两折戏下来,陪到散场的,只有十数个老年人。不久,请唱皮影戏的近乎销声匿迹。

尔后,电视和网络媒体抢走实体舞台,戏曲市场萎缩,看戏与我们渐行渐远。日渐式微的传统戏,大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着力抢救性保护培养传承人,多媒体存录经典曲目。依我看,排戏相对容易,抢救培养看戏群体,应该是个更大的难题。

